

桥（手稿本）



废名



经典怀旧



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

蒋风 主编

桥（手稿本）

废名著
陈建军整理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桥：手稿本 / 废名著. —北京：海豚出版社，2013.1

ISBN 978-7-5110-1114-5

I . ①桥… II . ①废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－中篇小说
－中国－当代 IV 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58608 号

书 名：桥（手稿本）

作 者：废 名

整 理 者：陈建军

总 策 划：俞晓群

丛书策划：李忠孝 梅 杰

责任编辑：梅 杰 边海玲 房 蓉

整体设计：吴光前

封面设计：后声文化

责任印制：于浩杰

总发行人：俞晓群

出 版：海豚出版社

网 址：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 址：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

邮 编：100037

电 话：010-68997480（销售） 010-68998879（总编室）

传 真：010-68998879

印 刷：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：32 开（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）

印 张：11.375

字 数：180 千字

版 次：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110-1114-5

定 价：36 元

目 录

上卷	1
下卷	187
附录一 《桥》上卷上篇前七章初稿	297
附录二 《桥》版本摭谈	321

上 卷

上 篇

小林每逢到一个生地方，他的精神，同他的眼睛一样，新鲜得现射一种光芒。无论是一间茅棚，好比下乡“做清明”，走进茶铺休歇，他也不住的搜寻，一条板凳、一根烟管，甚至那牛矢黏搭的土墙，都给他神秘的欢喜。现在这一座村庄，几十步之外，望见白垛青墙，三面是大树包围，树叶子那么一层一层的绿，疑心有无限的故事藏在里面，露出来的高枝，更如对了鹞鹰的脚爪，阴森得攫人。瓦，墨一般的黑，仰对碧蓝深空。

没有提防，稻田下去是一片芋田！好白的水光。团团的小叶也真有趣。芋头，小林吃过，芋头的叶子长大了也看见过，而这，好像许许多多的孩子赤脚站在水里。

迎面来了一个黑皮汉子，跟着的正是坝上遇见的那匹狗。汉子笑闭了眼，嘴巴却张得那么大。先开言的是主人的奶奶：

“三哑叔，我们家来了新客。”

① 载1930年8月11日《骆驼草》周刊第14期，题为“史家庄”，署名废名。收入开明书店1932年4月版《桥》，为上篇“三史家庄”。

“哈哈哈，新客，这么一个好新客。”

“街上的小林哥儿。”

“小林哥儿？——金银花，跑到我们坝上来摘花？”

“是的，我爬到树上摘的。”

“琴儿也是哥儿摘的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那狗也表示它的欢迎，尾巴只管摇。小林指着芋田问：

“这是吃的芋头吗？”

“是的，吃的芋头，都是我栽的，——认得三哑叔吗？”

三哑叔蹲下去对了他的眼睛看，又站起来，嘴巴还是张得那么大，走了，回头望，忽然喊一声，比作手势——

“奶奶，我在河里摸了这么长一条鲫鱼哩。”

“那好极了，款待哥儿。”

这时小林站住，呆呆的望着这位奶奶。

婆婆也立刻站住，但她不能知道小林心上这陡起的念头——

“奶奶，我的妈妈要寻我吃饭。”

到了小林说出口，婆婆笑哈哈的解释他听了，刚才三哑是去牵牛，已经嘱咐了他，叫他先进城去，到

东门火神庙那块找程太太，说小林哥儿被史家庄的奶奶留住，晚上就打发人送回的。这原不是唐突的事，他们本来相识，妇人家没有来往罢了。

婆婆的笑里又有泪哩，大概老年人的眼泪是笑出来的。

本是安抚小林，朝那边一看，琴子瞪起两眼，然后又一齐走。

绕一道石铺的路，跨上台阶，便是史家奶奶的大门。

三 ①

小林家所在的地方叫做“后街”。后街者，以别于市肆。在这里都是住户，其不同乎乡村，只不过没有种田。

从他家出来，绕一两间房子，是一块坦。就在这坦的一隅，一口井。小林放学回来的时候，他的姐姐正往井沿洗菜，他连忙跑近去，要姐姐给他吊桶，取水在他是怎样欢喜的事！然而还得姐姐一路来拉绳

① 1927年6月4日《语丝》周刊第134期，为“无题之十二”，署名废名。又载1930年8月11日《骆驼草》周刊第14期，改题“井”，署名废名。收入开明书店1932年4月版《桥》，为上篇“四井”。

子。深深的，圆圆的水面，映出姊弟两个，连姐姐的头发也看得清楚。姐姐暂时真在看，小林把吊桶一撞——影子随着水摇个不住了。

姐姐提了水蹲在一旁，小林又抱着井石朝井底尽的望，一面还故意讲话，引那回声。姐姐道：

“小林，我说问你——”

他掉转头了。

“问我什么？”

“你把我的扇子画得像什么样子！我又没有叫你画。”

“哈，画得不像吗？”

“像——像一堆石头！”

“我是画石头哩。真的，我是画石头。”

说着很窘。姐姐笑了。

“人家都说我的父亲会画画，我看父亲画的多是石头，我也画石头。”

“你的石头是这地上的石头，不是画上的石头。”

“那么——它会把你的扇子压破！”

笑着跑了，替姐姐提了菜篮。

母亲在院子里是忖着他快要回，候他，见了他，却道：

“怎么今天放学放得早？”

他鼓着嘴答：

“饭没有熟，就说我放学放得早！”

姐姐也已经进来了。

“拿来妈妈看，姐姐说我的石头是地上的石头！——石头不是地上的那还有天上的？”

“什么石头，这么争得起劲？”

“就是那扇子，他说他是学父亲画石头。”

“画石头？这些画我都卷起来了，藏在箱子里，你怎么也找得见？——不要学这，画别的好花。”

“他想是看见石头容易画，又用不着颜料，拿墨乱涂就是。”

“容易？那才不容易！先生告诉我，父亲为得画石头，跑到山上，跑到水边，有时半夜也出去，看月亮底下的石头。”

“是的，先生是告诉你要那么用功读书。”

母亲说着从荷包里掏出两枚铜子叫他去买包子吃。

小林接了铜子，三步当作两步的跳出门槛，仿佛不让母亲仔细望他的后影，而母亲到底^①是在望。

一个庄家汉进门，自称史家庄的长工，不消说，

① “到底”，原稿为“倒底”。

是意外的事。

史家庄离城有三里之遥

“上街，他跑那么远，那是你父亲——”

正在吃饭，姐姐不觉停了筷子，端首对母亲——
母亲知道的多了。

“你父亲的一个朋友，也多年亡故了，家里是一位老太太。”

四 ①

太阳快要落山，小林动身回家。

说声走，三哑拿进了一根竹子，绿枝上插了许多红花。

“哥儿，你说奇不奇，竹子开花。”

“不是开的，我知道，是把野花插上去的。”

但他已经从三哑的手上接去了。

“这是我们村里一个泼皮做的，我要他送哥儿。”

“替我道谢。”

笑着对三哑鞠了一个躬。

① 载 1930 年 8 月 11 日《骆驼草》周刊第 14 期，题为“落日”，署名废名。收入开明书店 1932 年 4 月版《桥》，为上篇“五落日”。

至于那他自己摘的金银花，小林自己没有作声，大家似乎也都忘记了。

“三哑叔，你送哥儿过桥才好哩。”婆婆说。

“那个自然，奶奶。”

大家一齐送出门，好些个孩子跑拢来看，从坂里朝门口走是一个放牛的，骑在牛上。

骑牛在他又是怎样好玩的事，他望着三哑叔也要骑牛了。

“三哑叔，我把你的牛骑了走好吗？”

“你喜欢骑吗？那好极了，有我不怕的。”

牛就在那墙下的稻草堆旁，三哑牵来，他就骑。

孩子们喝采，三哑牵绳，牛一脚一脚的踏，空中摇曳着竹枝花。

渐渐的走进了稻田，门口望得见的，三哑的蓬发，牛尾巴不时扫过禾，小林则蚕子一般高出一切。

他们是在讲话。

“哥儿，我还没有听见你叫我哩，我自己叫自己‘三哑叔’！”

“三哑叔。”

“哈哈哈。王家湾，老儿铺，前后左右都晓得我三哑叔，三哑叔就是史家庄，史家庄就是三哑叔，——三哑叔也有他的老家哩，三哑叔！”

三哑叔忽然对谁发气似的。

“你不是奶奶自家屋的人吗？”

“不是，不是，我也不叫三哑，我是叫老三。”

“是的，这个名字不好，三哑叔——”

“哈哈哈，叫罢，就是三哑叔。三哑叔是个讨米的哩，哥儿，正是哥儿这么大，讨米讨到奶奶门口，哥儿，你看讨米的有什么话讲？看见我只是晓得吃饭，不说话，就叫我叫哑巴！”

小林竖着耳朵听，三哑叔这样的人也讨饭！立刻记起了他家隔壁“村庙”里也有一个叫化子，回去要同姐姐商量瞒着母亲偷饭那叫化子吃。

他家隔壁确乎是一个村庙，这是可以做这个故事的考证材料的。

“哥儿——你这眼睛是多么玲珑！你怕我吗？哈哈哈。不要怕，三哑叔现在不是讨米的，是一个忠心的长工，除非我家奶奶百岁升天，三哑叔是不离开史家庄的。”

小林又有点奇怪，讨米的怎会变到长工，他急于想问一问底细，舌头在那里动，觉得这是不好开口的。总之三哑叔是再好没有的一个人。

“三哑叔，今天你就在我家过夜好不好呢？我上街买好东西你吃。你喝酒不呢？”

“哈哈哈，我的哥儿，不，不，奶奶在家里等。”

一大会儿没有言语，牛蹄子一下一下的踏得响。

要上坝了，三哑叫他下来。

“下来罢，上坝不好骑。”三哑说。

小林连忙跑上坝，平素习见得几乎没有看见的城圈，展在眼前异样的新鲜。树林满被金光，不比来时像是垂着耳朵打瞌睡，蝉也更叫得热闹，疑心那叫的就是树叶子。一轮落日，挂在城头，祠堂，庙，南门，北门，最高的典当铺的凉亭，都一一的看得清楚。

“这牲口，我一吼它就不走了，我把它拴在这树上。哥儿，它跟我有十几年嘞，我的奶奶留我放牛，二十五年共是三条。”

小林是要说自己的话，听了三哑的话，自己的话又忘了，只吐一声——

“三哑叔。”

暂时的望着三哑。

“你先前到我家你怎会找得到呢？那有绿鼎的是火神庙，庙后边那房子就是的，——三哑叔，我说你还是一路到我家去。”

三哑笑着摆头。

“你不去，牵牛回去，我会过桥的，我时常一个